



嘉靖十有七年大巡冷塘周公闢景行館延夫子講學其中於時即弟子答問之意著景行館論三十一篇鎮受而讀之遂與同志之士鋟諸梓敬拜而序之曰夫人之所以爲人心焉而已自風教既衰學術大壞心之所以失其真者已非一日夫子欲有以救之故論中首揭真心爲言雖三十一篇之中各有發明欲人反而自求於此心之真其旨一也夫心之所以失其真者何也習使之然也性者心之體也有性斯有生

李口詩
有生斯有形氣有形氣斯有知識有知識斯有好惡而感應於是出焉性寓於形氣之間其爲機也常虛物至而自照其爲體也常寂感至而自應雖形氣之各有所稟知識好惡之各有所向而太虛炯然之本未嘗不在故有知識有好惡而無偏倚也此性之所以爲妙而心之所以爲真也惟夫其始之以形氣各有所偏也而緣之以生知識好惡之端繼之以知識好惡之各有所倚也而緣之以爲造詣成就之實知識好

惡展轉相尋而太虛之體不可得而復見矣是則所謂習之而失其真也夫形氣之不能不有所偏知識好惡之不能不有所倚自大賢以下皆然惟不自是而覺其或有所偏覺其或有所倚斯即性直呈露之端而所以消除融液其或偏或倚之機於是乎在故形氣好惡知識覺之即爲性溺之即爲習覺之與溺相爲進退而性之與習亦相爲消長覺即性靈圓融真心用事而形氣知識好惡之偏自爲之退聽而不敢干

真心論中所謂尊尚正統提起真宰令以剿除
雄據竊弄之徒是在覺之而已夫心本一致習
有萬殊真心用則合天下於一無私好惡而與
道爲公所以能使天下各得其所習心用則岐
天下於萬各是其是以相非焉各顧其私以相
圖焉而相凌相軋相讐相怨之禍起矣此大亂
之道也故真心習心之消長係世道升降之機
而治亂之所由出也今天下之習日益深而心
之真者日益隱故夫子戚焉特爲之說曰有真

有真而論虛論性論志論學論情論功夫論玄
理論治論養論國運無非所以啓其覺而救其
溺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
希其論鄉愿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夫人心之真不容盡泯故雖牾亡之後亦必有
著見之時特其自以爲是之心橫於中遂至於
暴棄而不之顧然則平旦也者其覺之之端而
自以爲是者其溺之之自也與夫子平日專以
討真心爲教而圖說具存此論乃其互相發明

者也故鎮爲之推衍其大端如此云
嘉靖戊午仲春吉日門生錢鎮頓首拜序

景行館論

論真心

真心乃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是人自知的所
在無賢愚無古今無老幼無操舍無貴賤凡有
這形便有這心只被人自埋沒不肯露出本來
面目然畢竟於埋沒所在安頓非是滅絕所以
功夫只要尋討明白自然受用不盡所謂埋沒
非止一端大約是緣習見聞心乃氣機流行之
本屈伸闢闔所從以命故耳目之官主役心之

官主思役爲价從思爲宰令价從黠頑竊弄宰
令權柄橫行專勝如亂世舍其正統脅從雄據
之盜如今若欲尊尚正統提起真宰令須剿除
竊弄雄據要剿除須倡立大義嚴程政刑脩明
禮樂復興宰令之職正統之事今之學者須死
得見聞一番要死見聞須將實有之心依靠他
做隨時隨事無往不是這心運用平昔所見所
聞一無沾染罣碍如此做去自然日進高明若
依違舊習都是假套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

可不深自懲創深自探求

論習心

古時氣化厚人不易偷後世漓薄之甚胎骨裏
已帶病痛加之以積成俗態過眼即移舉心成
學古人胎教少儀小學又蕩然不存而世教不
明義外風熾欲不泊溺蓋難矣所以世間人都
不肯挺然自做人都是喫別人飯穿別人衣說
別人話行別人事客作自主翻覆乾坤間有小
圖主宰得其影響者便得手勾當轉泊軒昂次

亦小成家當人生瀾倒不振是誠可哀也

論虛

太虛無物至靜無體惟其無物無體故能體物不遺人受天地精華以生完具天道故心能至靜全得太虛之妙學者養到靜虛之極纔復得心之本體所以心體着不得一物不惟惡念雖爲善意見也容不得凡心滯於君便是小忠小信滯於親便非大孝故曰忠矣仁則不知也清矣仁則不知也惟仁人爲能享帝纔是與天合體

太虛在我後世節氣文章政事言語之徒縱一時好看胸中已被闕碍有愧太虛之本做得恁事况以血氣冒爲節氣便佞冒爲言語浮辭冒爲文章權術冒爲政事又相陪蕪而無筭矣

論性

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即在形而後有之中天之所賦元是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雖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未全變處便是本性存焉

此是能善反的丹頭

論仁

一仁字已完具天命之謂性復形容仁的光景又添義禮智復形容仁的來歷又添出信仁之流行止於所當止是爲義明於所行是爲智文其所行是爲禮實有而行之是爲信心之所以生生處是爲仁脩道以仁義禮智信皆仁之流行也肫肫其仁心之所以生生也即此義

論喜怒哀樂

七情道有不得亦道無不得若說無情效天下之動乃實有之事蓋有不得不然者存於其間若說有當其情生之時此心本體亦寂然不動這纔是聖人境界今人只緣習見聞無實用功處所以錯認本來體段迷者動於欲既墮任情之私智者偏於見又着過情之矯如以喜怒不形爲賢便當喜當怒而強以遏之如謂哀當荒迷便哭父母強作亂狀皆學問不明之故古聖賢手舞足蹈赫怒整兵豈有不形之理若子慟

之論乃門人未到之見孔子不欲與辨承而答之故諒陰衰墨中當秩然有主聖賢血脉路頭全在這些子處如春夏秋冬總是爲物不貳發越故能生物不測月令云盛德在木所謂盛德所寄寓盛德不動也

論動靜

動靜一義而二名自其可見之迹生陰生陽其實則根陰根陽生陰生陽性之一定而不易根陰根陽命之流行而不已須是存得這根自然生不根而圖生妄言動靜者也

論五行

如今金木水火土是五材其元氣之藹然發生之意木之行鏗然堅烈之意金之行暢然昭著之意火之行悠然澄蘊之意水之行渾然克實之意土之行質成於可見謂之材氣達於不可見謂之行五者妙合而凝以爲人兼體不累存神而時出之性之道也其次致曲

論玄理

學者理會本真事理無難易隱顯如河圖洛書
太極圖之類盡在着衣喫飯上搬柴運水都是
功德洒掃應對性命道德已具更有何精何粗
何天何人故有玄象無玄理象玄理明存乎人
心天之精華生人完具天理人即是天更不分
別故謂知天地之化育日用云爲只辜負勝事
埋沒好光景遂岐天人爲二識得此冤屈誠不
共戴天猛圖恢復

論志

立志是爲學種子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試欲行
十里若行十一二里便覺倦十五里便覺厭二
十里便病以其原志不及也所以凡事必志以
行之但中間邪正大小又貴辨志古人爲學一
年而離經辨志今人且未說辨的功夫只求有
志者尚不多得志於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
志於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其不累者以志
各有在耳志於富貴民斯爲下今之志富貴者
幾人試觀世上人孰不欲富貴畢竟求而不得

何也情分氣散未嘗專志於求耳其心執事纏
只一時意興所發一心鴻鵠隨物有遷朝立夕
什今日立明日什今年立明年什殊非貫始終
等夷險合表裡之道不足以言立安望其濟即
如人欲富專於取利欲貴專於取官有發舒而
無翕歛譬之天行四時無元氣以爲之本立志
是植此元氣元氣既植開發收閉自然生出許
多節序豈有歲功不成佛家所謂婆子氣道家
所謂結胎皆能實用此道不謂吾儒輩乃甘心

玩愒歲月耳猛省猛省

論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凡人一言一行外面可見
之迹都是糟粕彼我相通之機只在冥冥中不
可得見這點意思試觀遠年事我想起彼就說
來這是何從來感應之妙誠不可誣今人只恠
人不應我正不是反己之學直做到與物大同
七尺之軀與千人萬人打做得一片纔是心體
逼真處一有碍置便是功夫未了當也淵乎深

哉士不可以不弘毅

論功夫

功夫就是本體不容添得一些尋見本體不走作纔是真功夫大學明明德上明字功夫下明字本體然原無兩樣只復如初明而已人若以去人欲做存天理功夫便如捕賊保家所謂克已復禮惟其禮故巴克所謂閑邪存誠惟其誠故邪閑故存天理是去人欲的下手處荀卿性惡之說不曾教人從惡只要人反轉克治這便

矯枉過正不在本體上下功夫却從外邊討取不自信將誰以爲據乎此得罪聖人之門非盡心知天之學耳

論學

學字從羽從孝謂習熟爲人子之道雖掀天揭地功夫只是無忝所生習者如鳥數飛是舉動自家天機盡子之道是盡自家所以爲人之理與他人不相假借不相幫補只從自家精神命脉處發揮元非考古人之成法效他人所爲所

以師資友輔尚論古人只作成得自家善端了當得自家本等元不是冥然悍然隨聲附影學者篤信聖人直須自信纔爲真切自心自有如來脚脚佛不如眼眼佛眼眼佛不如念念佛能念念佛便羨墻卓爾步步踏蓮花矣後世見學而不思則罔之說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之說遂分思爲圖維於心學爲模倣於外嗟嗟豈有不圖維厥心而能以爲學乎但凡天下無無學之思亦無無思之學思學偏廢總是罔人殆人不

足謂之思學故當其事而內運謂之思由其心而從事謂之學所謂學而不思正是模倣於外而不自爲主者吾輩試將自心師資俱是真學千古聖賢都在這裏其有不通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鬼神將通之這等以學爲思纔是真思自無以思無益之弊

論敬恕

敬恕是合內外之道物我元不相判聖人通天

之不必言主而萬物皆備因人專於自守故教之恕令不忘物因人徇於處物故教之敬令不失已此隨病立方非交舉並進之功近來說敬說恕殊昧此義所以存敬功夫流爲迂腐執着強恕功夫便錯認齊物我同賢愚一大小如虛無寂滅都自迂腐來黔婁務光尾生所爲都自執着來殊不知這敬字乃指點義以方外之法孔子言敬則曰執事敬脩己以敬敬事而信到得宋人伶俐馳逐然後二程以此立教又如莊

列之論強齊物我范忠宣恕已恕人之說強同賢愚夷齊疑武王子路不悅於孔子強一大小殊不知這恕字乃發明物各付物之道孔子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蓋言能推而不自用中間隨材各足之義已流行語意之內其答仲弓問仁恐不兼言敬恕出門使民能以見賓承祭推之皆恕意也不然兩樣功夫如何一時兼用得

論安勉

或安而行之或勉而行之俱是徹底功夫俱從靈扁處發越來只被氣質限住稍有生熟又暫之別後世認安做心上自然欲行的勉則心上不欲行但勉強硬把捉的嗟乎此正是堯蹠界頭豈有不心肯意肯喚做功夫得後世學問枉費精神終其身不之悟正坐起脚差耳所以如今初學且未論淺深高下只要端的向背從違纔是實心纔是實德纔是實行

論經權

經權總是一物得其理之自然之謂經合乎理之當然之謂權經者廓然太公之本權者物來順應之妙後世泥經爲死煞道理權則聖人活變大用神無方而易無體天下豈有死煞道理聖人精義入神不外衆人常知常行不能盡權總是不能盡經耳

論改過

過惡不同過止害功夫惡害心術惡字從亞從心是第二箇心過則本心做去忽又墮却知得

遂改時依舊本心復其天地之心乎不遠復即是原生真物只怕迷而不復頻復亦是意興使然能敦則自不頻

論異端

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些便是異端而無所用心者不與焉孟子願學孔子虛明中正天道本然之實乃是正學楊氏以爲我求心墨氏以兼愛求心許行以齊物求心子莫以執中求心告子以強制求心淳于以言語求心孫張以功

利求心白圭以省用求心這便各有所着孟子辭而闕之以明心體之大一自小即非正學近世只知斥佛老不知異端不在佛老亦不在世俗凡人乃在學道而有著者或以節操或以文藝或以簡退或以任事或以講論或以和同或以子異其氣魄足以移俗其聲望足以流風其興味足以集事爲正道漸增赤幟而人莫之知要其歸昭的於小物而不能充其量墊湮於意見而不能存其主標獵於膚毛而不能入其精

所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無別等伎倆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無外面功夫原是平等法門易知易作駭之以難聞之談故天下無真知矯之以峻烈之事故天下無實行堯舜孔孟知有吾父母生吾身從而親之兄弟吾父母所生從而愛之吾之有是生夫婦以爲配君臣以成治朋友以輔德從而義之別之信之推而百姓夷狄禽獸草木凡肖形宇宙皆吾一氣從而仁之愛之根苗既植暢茂油然盡此道於心之謂忠推此

道於心之謂恕若學術不正便泥於所着只要行自家心願便令此處顛倒錯亂所厚者薄

論教

自古聖賢設教異名乃因時立說不得強同春秋時放於習染孔子教求仁令討出生意戰國時溺於功利孟子教辨義利子思曾子襲孔子之後只據父師所聞教爲大學爲中庸濂溪接千餘年寥曠之傳教之太極喚起上達程門發明太極之學教之敬橫渠恐人之無所據也教

之禮溫公見人之益偷也教之不欺晦庵懲各立門戶欲會而全之教之居敬窮理今時人儘明白理會只欠躬行所以陽明先生教之致良知人有昧於致之之義妄詆儒宗謂良知不足倚靠錯認功夫爲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實有的心雖被外面見聞牽引實有的心常在這裏這便是良知即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若謂人無實有的心則非所以爲人若謂實有的心不足用便是躡等妄想若謂實有的心棄而不用是不尋討之罪也

論治

立國規模未有不本學問來學問不止讀書須得其大意融會天授不落世局纔能自作主張透出靈光建立事業三代以上不須說三代而下亦未有孟浪的伴致天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俱有包括宇宙之意其間不學無術作輟出入雖不得古聖王心術之正要之氣度施爲已見大意他如秦隋五季得失之易雖不足掛

齒然一時雄傑已無能挺出其右漢初洙泗流
波尚有不泯高祖聞而悟之竊其餘潤唐太宗
得於河汾一派天資甚高惜其不與弟子之列
宋太祖師辛文悅辛玩易甚深與圖南諸易師
同出是時學易功夫已超脫漢唐舊業所以得
力玄意大凡一朝人物俱是立國之君植立作
養的宋時諸大儒輩出便見太祖立國氣象漢
唐亦然我朝

高皇帝全得朱文公學問及今正學大明亦是
高皇帝培植徵驗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
志脩身見於世見是見龍在田之見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講明正學以俟來者能爲王者師此
正文明之實也

論國運

國家氣運盛衰成敗之迹智者不待事至而知
故至誠如神亦不是懸空識緯之見幾動而心
不遺忘故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入其國
其人賢得其紀綱明其元氣不鑿其爲國未可

知其紀極也入其國其人賢失國將衰其元氣
鑿國將危其紀綱不明國將亂其人賢失若紀
綱明元氣不鑿復不旋踵若紀綱不明易世而
復其紀綱不明若元氣不鑿人賢得復及一紀
其元氣鑿若紀綱明人賢得越世而復若紀綱
明人賢失不能支越世若紀綱不明雖得人賢
不能支一紀入其國其事作其俗直其人堅方
興之勢也入其國其事成其俗理其人通極盛
之勢也入其國其事廢其俗謏其人疑必敗之

勢也作直而不堅興將息廢謏而不疑敗將回
作而不直興以寓敗直而不作興始築基通則
理理則成廢踰謏敗始謏踰廢敗中廢謏作直
半撥亂之機也疑思堅中興之兆也通墮謏物
極之反也凡家亦然聖賢保泰飭蠱之道正於
幾動時先爲之所不令事至付之誰何則曰天
也

論爲臣

大臣之道專於格心君子之學行於無我此三

代之所以盛後世局意見以求自達又有以兩可托於調停詭隨托爲將順國是剥落人情日搖於是復有懲式微而超進英傑懲更張而延訪老成懲因循而思圖更化虛評滿朝高士牖下小人乘時而起不煩蚌鷁之持不廢夔蛇之憐坐取富貴此道日競民生多故然後咎無格心之功此不講學流弊

論一體

聖賢發揮道學之秘只是欲人明得一體之義

王者闡揚仁義之政亦只使人成得一體之治父子有親五者亦只做得一體之事由是禮樂文明之化民生日用之常性命鬼神之奧學校朋徒之習言語誦說之煩如指南針縱橫曲直皆不越此今如手病求醫足往不憚千里目病欲避事耳專於聽以助之這何曾吝賞而勸懼罪而行必如此纔是一體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四體不言而喻

論應事

古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以時出之不能素定預講孔子教人執事敬如論士先之以有耻不辱次之以稱孝稱弟又次之以言必信行必果自俗眼觀之却似倒轉立說在聖賢愈近裏則愈精切人見聖人亦曾指一事褒貶人不免加情於人所見之地便泥着格套要之聖人先得其心然後因其粗而論之故能脫然毀譽境外纔可馳驟世途雖波濤擾攘中常得透出頭來有本故也今人應事須

痛辨痛克納交要譽惡其聲之心纔是惻隱之實

論易書詩春秋禮記

易不外象占聖人因人事幾之動而象其理乃吾心中之象占是心占之擬議以成其變化聖人開物成務洗心退藏於密因天理所當爲者爲之故作易者無中立有學易者動裏索靜畫以立之占以索之但易無不包卜筮者亦可自附其一後世不究其本遂泥象占專於筮此非

四聖人之易也詩之爲經聖人專形容人本等性情性情天生來原和平被物引欲勝流於過當聖人欲示人以爲法乃取其歌吟之間不致過當可易考玩者以爲詩教所以學詩之法當想像詩人性情何等氣象務得其天生之本然纔可以喜可以怒可以群可以怨若多識禽獸草木之名則非孔子正意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聖人不專意褒貶人欲直指人心是非之實以詔於世恐懸空話頭人不解悟故借

魯史所載以予奪之發明某是某非是則天理之正人心之安綱常倫理於是取衷非則人欲之私人人所惡綱常倫理於是滅絕聖學王猷皆不外衆人能知能行之本在察其真而已若摘字隱詞瑣瑣人日之間恐非聖人至意禮不取儀禮周禮爲經而以禮記者何經主發明義理威儀建設總是粗迹禮記是推出所以爲禮之意書經亦是各代故實其以爲經乃二帝三王順時爲治精要處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整

然包括宇宙氣象法在道在後世有天下者可
以爲鑒所以學書要識中字惟其中故能不愆
不忘有此氣象否則鮮不偏且弊矣

論史

看史若記誦故實深索而刻覈之便非性分之
學學者只借先代成敗之迹參訂以爲鑑戒啓
我聰明亦非便做其事行之後世用情史學者
卽流爲玩物喪志誇多聞縻與實學問何相干
依此法看史二十一史當芟除許多去如各史

中各志所載之事取其係國家興衰之故者否
則是贅辭各傳所述之人取其係國家理亂之
由者否則是他家譜所以後世史家著述類多
妄作有何頭緒可尋學者須自做主張自做計
較吾繆爲證道編於考據筆法處全是惶愧特
欲發明古人之所以存史之義不至郢書而燕
說耳

論看書

窮經不在章句只研磨古人意思令自己可爲

持循之地故解經不患其不同能借其書模寫性命事一番干涉自家受用便句句實話馳逐辭藝標竊古人聲嗽縱逼真聖言更有何益孔子許子貢子夏可與言詩取其不失本等說詩就想在學上即如舉業也只在這處用功去使得其本原自是容易至依傳註立說依時套作文乃隨時順應之法自不相妨

論作文

凡作文各有時節拘不得格局各有資質拘不

得才氣各有主意拘不得議論各有發揚拘不得繁約各有酬應拘不得法度各有受用拘不得顯隱各有取尚拘不得華素各有照顧拘不得委直各有一貫拘不得起結只從自家生意發出自然成一片段下筆滾滾若徒摹擬古人辭體終不可入識者之目

論務實

制器作事須打從肚子裏陶鑄一番過纔是真物件髻花歪栢可觀而無本三代忠質文順時

爲尚不加減毫末於其間盡在肺腑中流出所以制度文爲包含性命服食器飾都是天機要奢奢不得要吝吝不得煞有許多悠揚滋味即如漢冠束髮漢以前血氣盛髮盡到頭唐巾宋帽髮漸有短束亦下之我朝人事愈煩質愈弱太祖置網巾以便脫戴這不是草草更變又如周以後世交後天鬼道日勝鱗鱗首崇牙彩鷓翁仲茶壘之設以鎮之皆聖人與造化爲通有花生果外此則是疣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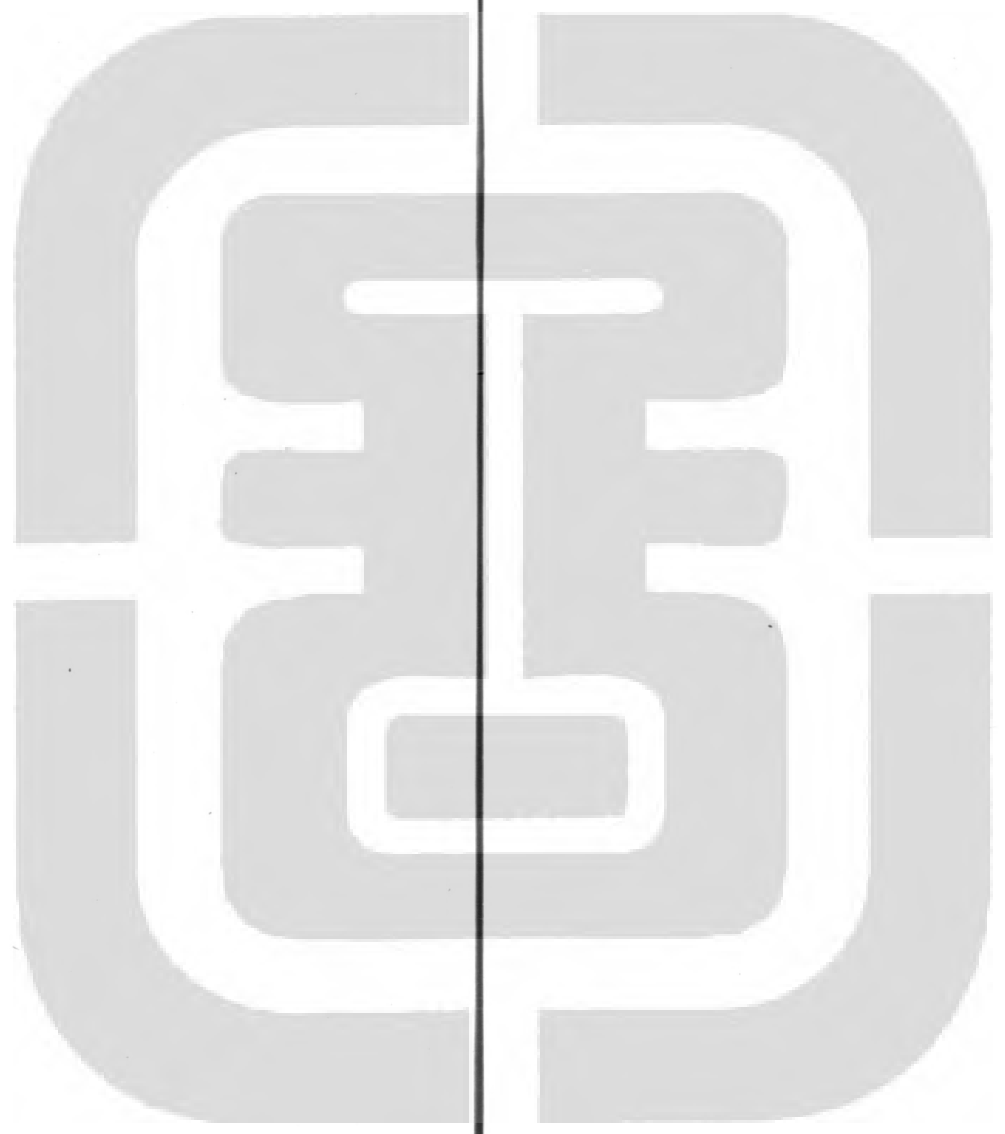
論養

廣德陳生困於貧因論及天之生人萬理畢備故萬化從出足周所用有耳可聞有目可視有口可言有手可持有足可行豈有不能自養之理仰事俯育饑食寒衣儘自能致之其謂饑餓不能出門戶蓋必有故不是人之常理其謂貧者士之常蓋指出處窮達不是不能自生試看人初生時有耳目未能聞視有口未能食有手足未能持行便繫生出乳來喫父母亦心誠求

之人有見遺失嬰兒亦未嘗不收留此俱是天道補其不足處只被人自墮落無所用心五官四肢失其職業所以積成禍胎蓄害並至於此若復能反本重加整頓亦未為晚方且荒求迂咎通歸天命不知此命自我心中渙汗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奕有恁好猶賢之意痛望人自操其心操雖不得其正尚不至灰死語意無可奈何是誠可哀耳故曰心之精神是為聖能提掇精神養德養身都在這裡

論師

弟子非師不能發明自家德性師非弟子不能成就自家德性這都是自家的事古人所以交相求今之為師者無招徠興起惟待人之來求其為弟子者不屈已虚心亦惟待人之俯就是交相待而已自惟無大趣致故無大聚會無大聚會故無大造詣人生天地間只有此一事流光如駛天監有嚴興言及茲能不悚勉



全言

三

